

禪學與禪文化的人間性：

Humasism in Chan Buddhism & Chan Culture

聖嚴法師*

一、引言

首先我要解釋這三個名詞：禪學、禪文化、人間性。

禪學，是指對於禪的學術性研究，凡是關於禪宗的資料、禪師們的風格、禪師們的語錄，乃至於包括禪宗史的演變等，都叫做禪學。

禪文化，是指禪宗在中國社會流傳的過程之中所產生的種種影響，以及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和接觸到的種種禪的文物、遺跡和思想，而形成對於人類文化另一種型態的影響，包括現實生活之中的語言、詞彙、日用品、生活步調、風俗習慣、宗教信仰等等，均屬於禪的文化。

至於人間性，是指禪宗的發展在人間社會所產生的種種功能，而非逃避現實、離群獨居，或者是隱世、厭世型的生活方式。中國禪宗的六祖惠能大師，曾經在他的語錄《壇經》裡說道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」又說：「出家在家，但依此修。」意思是說，禪法並不是出家人的專利，在家人也可以修的。即便是出家人的修行，也是以群體的生活為原則，因此有著非常濃厚的人間性。例如有所謂「十字街頭好參禪」、「人在公門好修行」等。

二、禪學

禪，這個字，在印度叫做「禪那」，翻譯成中文是「靜慮」的意思。原來是指通過禪定的修持，而沉澱、統一自己的心念，最終融化了自我中心，叫做解

* 台灣法鼓山創辦人，文學博士

脫。因此，解脫必須從修「定」開始。「定」的定義，是指「心住一境」、「念止於一」，就是把妄想雜念集中起來，不再散亂，也不昏沉，使得心念穩定、安靜明朗，叫做入定。

中國的禪宗是與生活結合在一起的，這與印度早期的「禪那」有所不同。《六祖壇經》說：「有人教坐，看心觀靜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。迷人不會，便執成顛，如此者眾，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錯。」這段話的意思，是教人不要一味遵循傳統的方法打坐，比如「看心觀靜」是靜慮，「不動不起」為打坐，這些都是比較消極的方式，也有逃避現實生活的過失，如果認定這就是修行，那是很不正確的。

禪宗史上有一個相當有趣的例子，便是七祖南嶽懷讓禪師初始見到八祖馬祖道一的時候，看到馬祖整天都在打坐，於是懷讓禪師拿起了一塊磚，對著馬祖在一方石頭上不停地磨，一磨便是好幾天。馬祖於是好奇地問：「禪師為什麼磨磚呢？」懷讓說：「我希望磨磚成鏡啊！」馬祖覺得好笑，磚頭怎麼可能磨成鏡子呢？此時，懷讓也問他：「你打坐為了什麼呢？」道一說：「我想成佛！」懷讓便說：「既然磨磚不能成鏡，打坐又怎麼可能成佛呢？」馬祖道一的心頭不覺為之一震，於是請教懷讓對於成佛的修行方法，懷讓則反問他：「有一條牛拉車上山坡，結果車子不動了，請問該打牛還是打車？」馬祖說：「當然是打牛！」懷讓便說：「這就對了！」當下馬祖便開悟了。

此外，《六祖壇經》也說：當你正在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」時，立即便見你的本來面目。所謂不思善、不思惡，就是不要夾雜任何一絲絲的主觀意識，來衡量一切的狀況，其實狀況本身無所謂善或惡，而是各自有其發生之原因的。善惡是人給的標籤，雖有大眾共同的判斷標準，但也不一定正確，也未必就是那樣，因為有了善惡的判斷，心中就產生了愛恨、取捨等的牽掛、障礙。至於什麼是本來面目呢？就是超越於自我中心的種種煩惱、執著、障礙，便是《心經》所說的「心無罣礙」，又叫做「空」、「無我」、「明心」、「見性」。明心是罣礙心獲得自在，見性是悟見本來面目的自性，至於自性是什麼呢？其實根本沒有一樣實體的東西叫做「自性」，由於一切現象都只是因緣生滅的過程，正所謂「諸法因緣生，自性本來空。」諸法自性，即是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、不垢不淨的空性，所以只要不思善不思惡，便能開悟見性。

三、禪文化

禪學從印度傳至中國，歷經遷演而轉化成爲中國主流文化的一部份，主要是盛行於第八世紀，一直到宋朝爲止，誕生了許多優秀的禪師人才。甚至從中國歷史來看，自魏晉南北朝到北宋初期的這段期間，全中國最有豪氣才情的菁英，大多出自於禪門。

但是禪宗也並非一成不變，它有高度的適應性，可以因人、因時、因地而呈現出多樣性，即是不同的禪風；以不同的禪師個人，面對不同的時空背景，出現不同的風采。雖然禪師們都穿著和尚的衣服，但是由於他們各自的性格不同，對於學生訓練的方式也互有千秋，因此而形成了日後所謂禪門的「五家七宗」。五家，是指臨濟、曹洞、雲門、法眼和滙仰，其中從臨濟宗又分出黃龍和楊岐兩派，合成爲七宗。後代號稱「臨濟兒孫滿天下」，其實大多是屬於臨濟宗的楊岐派。

中國禪宗自初祖菩提達摩開始，就主張不立文字，意思是不以語言、文字爲它的依據。可是非常弔詭的是，在中國佛教史上留下最多文獻的宗派便是禪宗，反而強調重視語言文字的宗派，如天台宗、華嚴宗、三論宗、唯識宗等的著作份量，都不如禪宗來的多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歷代的禪宗祖師，雖然都教人不立文字，但是每位禪師講的語錄不盡相同，如果是千篇一律，也就不值得流傳了。而歷代禪師們的語錄，便是禪宗的智慧結晶，既是禪學，也是禪文化的遺產。

禪文化的影響範圍應該很廣，包括詩歌、繪畫、建築、武術、飲食、生活衛生、語言、詞彙、人生觀及宗教信仰等。故其傳入日本之後，影響所及，更是明顯，所謂茶道、花道、書道、劍道，乃至武士道等，都有禪文化的影子在內。

四、人間性

爲什麼說禪學是人間性呢？因爲禪宗是一種生活化的佛教，例如我們知道六祖惠能大師，原來是個樵夫，在他尚未開悟之前，靠著打樵、砍柴維生，而他親近五祖弘忍禪師的時候，就是在廚房裡舂米打雜。等到他開悟以後，便離開五祖，去了南方而隱身於獵人隊伍之中長達十餘年，過著吃肉鍋邊菜，爲獵人守網的生活。他的生活不會拘泥於某一種形式，而是非常活潑的。當他開悟的時候，還是個在家人。事實上，在中國的禪宗史上，在家居士開悟的例子還滿多的。又

如禪師們主張，洗鉢、砍柴、挑水、掃地等的工作，都是禪修的場域。

此外，在禪宗史上我們也可以見到，許多的禪師本身雖然不是學問家，多半的禪師也讀了許多書，也留下許多的語錄，文字相當簡明流暢，卻多是用的口語方言，乃至會用通俗語。這些詩僧影響了當時的文學家、詩人，繼而影響了中國的語文。

他們儘量不用生澀的佛學專門語彙，而用平常人在生活中熟用的語彙，例如：「麻三斤」、「喫茶去」、「梅子熟了」、「鼻孔是向下的」、「香巖上樹」、「桶底脫落」、「庭前柏樹子」等等機鋒語，雖然看來莫測高深，其實只要以平常心來看，禪境不離現實生活，所不同的是，但問你的心中有無牽掛障礙而已。

五、禪的日常生活

最後我要說明：既然禪是人間性的，是與日常生活融合一起的，那麼普通人的生活就是禪的修行生活嗎？當然不是，如果不能掌握「不思善、不思惡」的原則，便不免會被稱為紅塵的煩惱心所困擾，自然不是修行的生活態度。不思善惡，並不等於是無知的生活，而是如《金剛經》所說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就是心中沒有成見的牽掛、沒有自我主觀的影子，而仍要有超越於自我中心的種種應對，應當怎麼處理便怎麼處理；不是以自我中心來做判斷，而是面對任何的人、事、物，都給予恰如其分際的處理，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禪修型態。

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講於南京大學